

附 曲海揚波 卷三 卷四

新曲苑

冊
十

52258
11

卷之四

四

四

四

四

四

馮驩市義
劇愈疾

曲海揚波卷二

江都任二北錄

紀伯紫見周樹所作馮驩市義雜劇。攫之行曰。合肥龔宗伯病渴甚。余戒其讀書。屏一切圖籍。然所以祛宗伯疾者。其在此書矣。宗伯得而讀之。果霍然已。以謂孔璋之檄。能愈頭風。不是過也。周之爲是書也。非以祛宗伯之疾也。而其効乃如響之赴聲。豈適然也哉。醫之用藥也。必識其所苦。而投之以其所甚適。夫渴者肺枯。其所以煎熬其心者。故非草木之滋所能沃而解也。夫雜劇之工者。使人笑與忭會。忘其所苦。然而宗伯之疾之所以祛者。又非止若是而已也。蓋亦有所以深中之云爾。吾聞宗伯以文章鉅公。傾身

下士。實有田嘗之風。故紀之進是書者。乃所以深中之也。使夫不以馮驩之市義。而以他種雜劇進。雖馬關之作。不見其效。甚者反益之疾耳。明乎此者。不惟良于醫而已。窮賤之士。游達官貴人之門。而能得其懽心者。其術亦居可知也。清焦袁熹柴軒雜著

教坊有部頭。有色長。升菴曰。周伯清誤呼部頭爲務頭。可笑也。按今九宮譜有務頭。言填詞之法。非呼人也。其說施俊語。亦非。蓋語其發聲處當用陰陽字之類。清方以智通雅

元瑞曰。副淨。古之參軍。副末。一名蒼鶻。一名末泥。一名孤裝。見陶氏輟耕錄。智閱南唐書。隆演鶻衣髻髻爲蒼鶻。升菴謂漢郊祀有飾妓女。卽裝日之始。凡夫以淨作顙首。李義山嬌兒詩。忽復學參軍。按聲喚蒼

來羅

閩鄉戲

鷓鴣上同

宋以後俗曲。有來羅之詞。略中晉唐指鎮歷陽。人歌曰。

重羅黎。重羅黎。卽來羅之聲也。今京師以小曲數落

爲啍喇。亦羅頃類。上同

閩鄉戲齣。有百里奚不認妻。蔡伯喈不孝父母之目。

觀者代抱不平。幾于目眦盡裂。愚謂撰戲之人。與二

公有何仇恨。而必橫被惡名。千年猶臭。然又安知伊

時非爲顯貴豪惡。氣燄方張。言之不恤。殺之不能。借

古人假面具。寫此輩真聲容。以紓我之孤憤耶。要之

往哲聲名。直道斯存。天壤間自有不滅者在。豈真二

三優孟。粉墨模糊。便能顛倒一世。雖被惡名。容何傷

乎。吾請爲之進一解曰。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

不相如。

清邱煒菱五百石洞天揮塵

宣和遺事載徽宗幸李師師家。又理宗于元夕召妓唐安安入禁中。金鰲退食筆記載武宗幸宣府。寵晉邸樂伎劉良女。居于騰禧殿。南征于軍中。宋明昏主。失德敗度。如出一轍。其不亡者。亦幾希矣。明武宗事。傳聞不一。國初李笠翁爲作玉搔頭傳奇。文辭條暢。描寫盡致。可補帝鑑圖錄。近時盛行京調。正德戲鳳一齣。雖三尺兒童。亦無不以爲口實者。吁。可戒也。同上吳縣貝子木明經青喬村田樂府。有演春臺一作云。前村佛會歇還未。後村又唱春臺戲。斂錢里正先訂期。邀得梨園自城至。紅男綠女雜沓來。萬頭攢動環當臺。臺上伶人妙歌舞。臺下歡聲潮壓浦。脚底不知誰氏田。菜踏作齋禾作土。梨園唱罷斜陽天。婦稚歸話村莊前。今年此樂勝去年。里正夜半來索錢。東家

詞曲以後
之演變

五百西家千。明朝竈突寒無烟。同上

由上古三百篇而樂府漢魏。由漢魏齊梁而近體。而竹枝。而詞。而曲。而傳奇。其道亦屢變矣。每凡一變。必有一種機局。一定音節。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其機雖與時爲之。自人發之。而亦不得不以此歸諸天籟之自然矣。余不知此後由詞曲傳奇而變者。復爲何物。總之。必有一番大排場。大門闔在。安得聖者與言前知乎。或曰。粵東摸魚解心。雖操土風。然與元詞之好用北地方言者。同一湊拍。要自可備

一格。同上

吳北

吳北字非熊。江南休寧布衣。安徽通志云。少喜爲傳

奇詞曲。旣而棄去。刻意爲歌詩。

近人陳衍感舊集小傳拾遺

紅衲襖曲名。未知所起。然曲名多出元時。元人詩集

紅衲襖

新

曲

苑

曲海揚波卷三

三中華書局聚

有用衲襖者。襖或襖之誤歟。衲襖軍服也。

臨川四夢。掩抑金元。而牡丹爲最。然非知音。未易度也。故詩云。傷心拍板無人會。自招檀痕教小伶。因思

局促轅下者。不知輪扁斲輪。有不傳之妙。

清曾廷枚西江詩話

直隸某。以卽用補得奉天某縣。其妻鄉人女也。偶遇新年。縣丞夫人特發帖請聽戲。某謂其妻曰。汝在鄉。向未知應酬禮節。今日汝至縣丞署中。切勿多言語。致惹姍笑。如戲班中請點戲。汝只點宮衣報喜可也。妻唯唯去。屆時。主人安坐。卽有按目持戲單。半跪請點戲。妻約略省記。便率然曰。不須點別戲。卽唱花面胡騷可也。按目回曰。此戲班中向未唱過。請太太另點。縣夫人怒曰。他人點戲皆有。獨我的便無。豈非欺我。不懂事乎。于是縣丞夫人及他女客。皆恐。亦羣起。

叱按目無禮。並令從速照演。按目惶懼。因與班主商量。令戲子數十人。雜塗各種花面而出。俄而相嘲謔。俄而相侮弄。或翻筋斗。或豎蜻蜓。已而轟然。一時散去。復令按目跪稟縣夫人曰。太太所點。謹已演畢矣。

醒醉生莊
諧選錄

前十年時。有一候補知縣。分發安徽。上謁巡撫。某素不解儀節。巡撫詢其向在何處辦事。某拱手曰。大人容稟。巡撫便曰。聽汝道來。同上

養濟院中瞽者。悉皆爲三絃。唱南詞。沿街覓食。謂之排門兒。按西湖志餘。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淘真。大抵說宋時事。蓋汴京遺俗也。若紅蓮翠柳。濟顛雷峯塔。雙魚扇墜等記。皆杭州異事。則又近世所擬作者。觀此。則其俗習

已古矣。清黃士珣北隅掌錄

嘉興之海鹽。紹興之餘姚。寧波之慈溪。台州之黃巖。

溫州之永嘉。皆有習為倡優者。名曰戲文子弟。雖良

家子。不恥為之。其扮演傳奇。無一事無婦人。無一事

不哭。令人聞之。易生悽慘。此蓋南宋亡國之音也。其

質為婦人者。名粧旦。柔聲緩步。作夾拜態。往往逼真。

士大夫有志于正家者。宜峻拒而痛絕之。明陸容菽園雜記

元以曲子取士。見明寧王驪仙所刻。載元曲子取士

科錄。見筆記卷四十九。雜識三。而下卷雜識四中。即

又摘錄元史選舉志。謂科目之制。莫詳于此。史家雖

譏其吏道雜而多端。然元世待士實厚。下略清姚範援鵜堂筆記

崇禎五年。皇后千秋節。諭沈香班優人。演西廂記五

六齣。十四年。演玉簪記一二齣。十年之中。止此兩項。

士以曲取

崇禎演劇

桑哥以曲
戲同僚

明無名氏
燼宮遺錄

桑哥丞相當國擅權之時。同僚張左丞董參政者。二
公皆以書生自稱。凡事有不便者。多沮之。後桑哥欲
去之而未能。是時都省告狀攬箱。乃暗令人作一狀。
投之箱中。至午收狀。當日省掾須一一讀而分揀之。
中有一狀。無人名事實。但云老書生。小書生。二書生
壞了中書省。不言不語。張左丞鋪眉搨眼董參政也。
待學魏徵一般俸。讀作請。桑哥佯爲不解其說。
趣省掾再讀之不已。張起身云。大家飛上梧桐樹。自
有傍人話短長。一笑而罷。語雖鄙俚。亦一時機變也。

元楊瑀山
居新語

丙子。北兵入杭。廟朝爲虛。有金姓者。世爲伶官。流離
無所歸。一日。道遇左丞范文虎。向爲宋殿帥時。熟其

優語

爲人。謂金曰。來日公宴。汝來獻伎。不愁貧賤也。如期往。爲優戲。作譚云。某寺有鐘。寺奴不敢擊者數日。主僧問故。乃言鐘樓有巨神。神怪不能登也。主僧亟往視之。神卽跪伏投拜。主僧曰。汝何神也。答曰。鐘神。主僧曰。既是鐘神。如何投拜。衆皆大笑。范爲之不懌。其人亦不顧。卒以不遇。識者莫不多之。嗟夫。凡人當困苦之中。忽得所謁。不低首下心。以順承其意。則詔貌諛詞。以務悅其心。求固其寵。惟恐失之。伶人以亡國之餘。濱危隣死。乃致譏于所活之人。快其忠憤。亦賢矣哉。

元仇仁稗史

閱威咫尺。所作韻法至論。中略云。從來韻譜。止爲詩賦限韻而設。原非審音而分韻。元尚聲律。而周氏之韻出。一釐千古之訛。洪武因之。又云。自唐以前之詩。必

律呂調之。而始可合樂。至詞曲起。則律呂即在詞曲之中矣。清陸隴其三魚堂謄言

賈逵曰。梁米出於蜀漢。香美愈於諸梁。號曰竹根黃。梁州得名。以此。秦地之西。燉煌之間。亦種梁米。土沃類蜀。故號小梁州。曲名有小梁州。為西音也。明楊慎藝林伐山

張鑑。字功甫。循王之孫。豪侈而清尚。嘗來吾郡海鹽。作園亭自恣。令歌兒衍曲。務為新聲。所謂海鹽腔也。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

古歌變為胡曲。既已絕響。而舞尤失傳。今優場中走三方。擺陣。跌打之類。皆其遺意。同上

女崑崙傳奇。一名畫圖圓。又名乾坤鏡。明人所作。蓋指長安鎮進士梅文正事。梅有婢女壽春。能救主母難。故曰女崑崙。詩云。清游畫舫好攜尊。金鼓喧闐出

遠村。見說長安諸子弟。至今解唱女崑崙。陳鱣新坂土風

邑人善唱鼓兒詞。時稱海寧調。其唱本名漁簡記者。

指昔時土豪張堂。誣陷何東橋事。梨園中人亦能演

之。相傳張之宅址在演武場。同上

鴛鴦劍傳奇二卷。張琦撰。琦初名翊。字翰風。一字宛

鄰。武進人。吳德旋初月樓集

壬辰秋。余有姑蘇之役。借居張幼于曲水園。而長公

伯起先生常避客。不樂應酬。余以幼于故。始得見伯

起者再。於所著作。亦時窺一斑。會吳友劉仲卿出此

五傳見贈。一紅拂。一竊符。一灌園。一虎符。一祝髮。藏

之齋頭。六年。忽一披覽。伯起風流。宛然在目也。丁酉

初春二十四日。興公識。徐勳紅雨樓題跋

杭州孫兩峯先生銀臺致政歸里。素恃先達。傲睨後輩。然鑒識時流。或爲大器。或爲小就。或朝鮮而夕嫺。縷縷指也。家延二師。講貫爲紹興之李旻。句讀爲餘姚之王華。卽新建伯文成公之尊人。年將登仕。貌拙氣鈍。小試多不利。兩峰每狎之。呼爲落魄老儒。王亦不較。成化庚子之春。節歸就試。候案一月。名復不錄。兩峯不悅其久荒童課也。初到之夕。演蘇秦劇本誚之。王愠。不形色。館政之外。自理正業。循常格而已。中元錄遺。幸附觀場。更幸復領鄉薦。兩峯仍演蘇秦劇。本賀之。謂其掛名浙榜。便可稱掛印榮歸之蔗境。杯箸標簽。金書「桂折驚落魄。鵬搏堃老儒」。王亦無喜無怒。舉杯飲醴。舉箸食饌而已。李以同館情深。把臂噫吁。雪涕而別。明春辛丑。王以狀元及第報矣。兩峯

舌愕。始悔從前。畢竟非月日真主。束幣附其家訊中。不報。再端倅抵京師。止獲一單名柬。乃遣子入都申賀。悃。王以故人相待。情誼諄篤。及歸。書金箋贈之曰。好去殷勤謝爾親。莫教童子誚蘇秦。丹庭獨對天人策。便是當年落魄生。兩峯見之大慚。嗣後語言晉接之間。厚奉李師。李師亦於三年中。咿哦徹晝夜。癸卯春。掀髯自命。必期繼王公去。八月。果雋於鄉。謁兩峯。索演蘇秦扮兄嫂與乃母之奚童。遞罰大觥。醉極。幾不任衣冠。李亦呼酒大樂。明春甲辰。亦狀元及第。兩峯喜。以書館另闢其門於正街。顏曰兩元書院。花村談往宋徽宗御前有玉杯三進。一爲教子升天。二爲八面威風。皆溫潤潔白。螭龍纏繞。三則單螭作把。外碾細花迴紋。瑩白甚於二杯。神光稍遜。世寶也。雲間大宗

伯朱大韶旅谿公。得之門生所奉。後冢孫中落。以教子。孟典吳門王氏三百金。從兄大司成文成公贖歸。并以重價得八面單螭。文成故無嗣。立弟文泉子。三杯皆文成夫人陸氏筦藏。文泉子。太學生也。外盡陸氏嗣母之孝養。惟日伺三盃所在。全歸後。搜得之。陸氏宗黨素亦垂涎此三盃。內有顯者。以忤逆誑情。訟太學於平湖縣。屬令逮入圓扉。時太學生三杯密藏於罅室。太學之夫人胡氏曰。何愛三盃。而以性命爭耶。亟取歸以解之。盃到之夕。胡氏憤泣。謂禍從此崇。曉之欲擲。左右失色。急勸曰。解難目前。非此不可。固止之。胡曰。縱不毀擲。亦當羞辱一番。聞爾在御前金盤。跪捧甘露瓊漿。歌舞而進者。今以四文錢。沾極薄酒。使奴婢輩席地滿斟。作偷飲狀以壓之。明日。裹以